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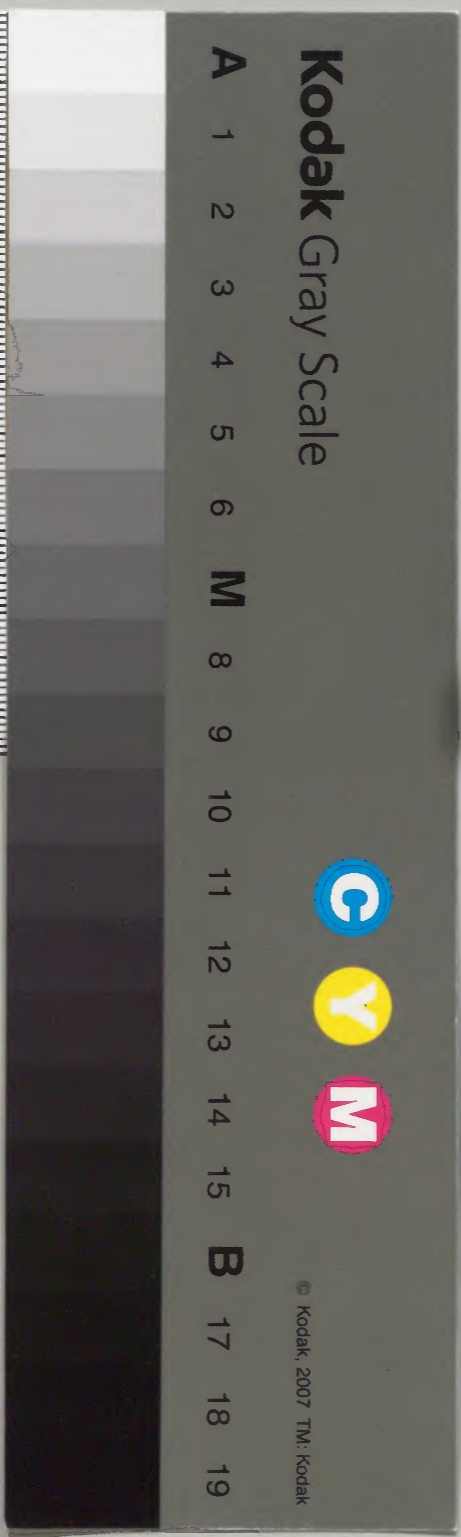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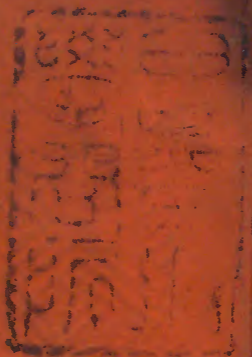
世說新語 元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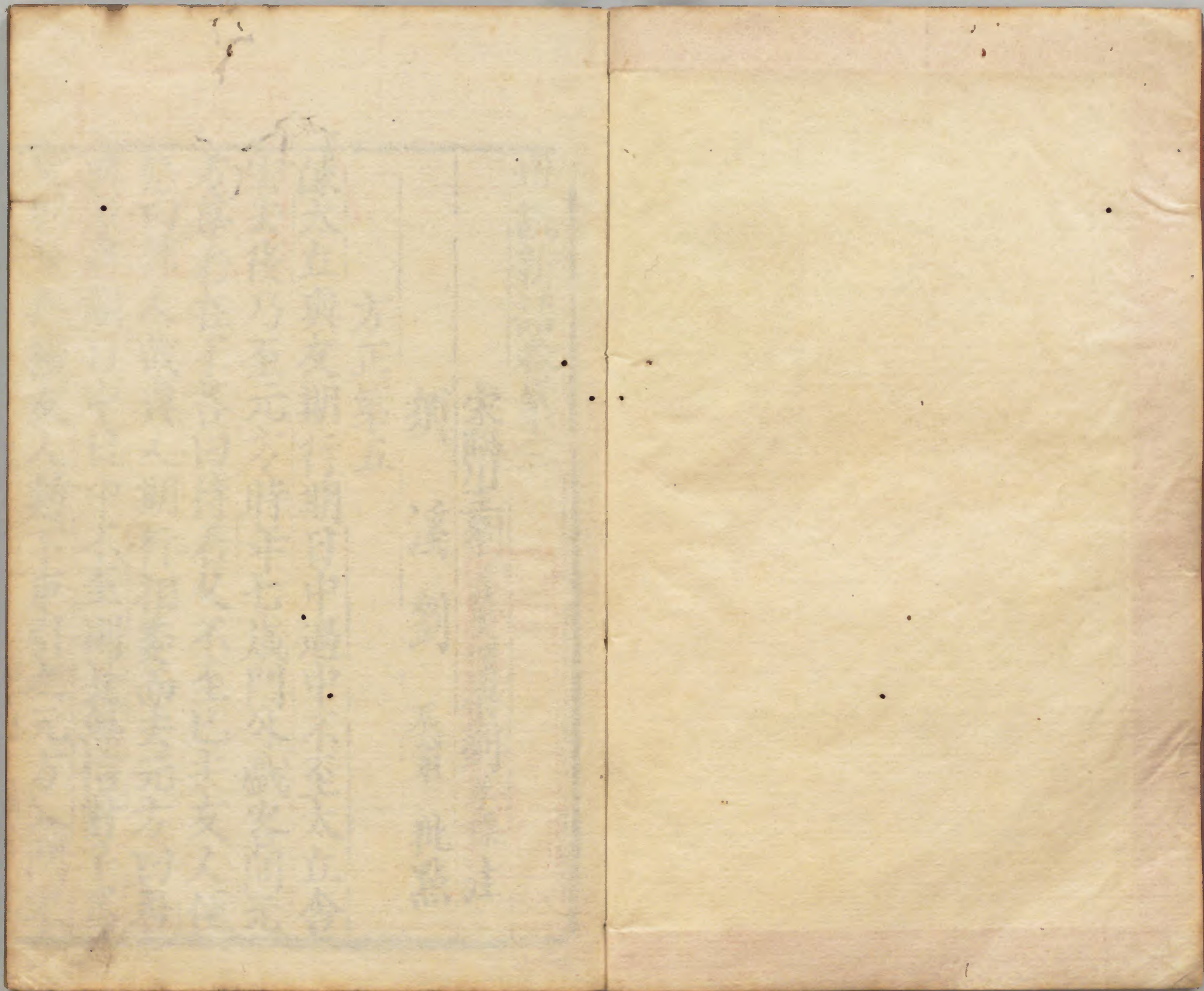
三之四

庫文閣内		漢書
一五函	三二〇九號	類
一四架	冊	

庫文閣内		漢書
三〇八函	三二〇九號	類
一五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209
冊數	1 (2)
函號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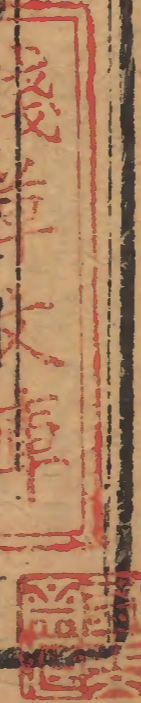
世說新語卷第三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須溪劉辰翁批點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父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



顧

南陽宗世林承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

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

何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

旨見踈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

軍床下其見禮如此

魏文帝受禪陳羣字長文寔之孫有戚容帝問曰朕

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

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于色朕聖化是何等語義形于色不當自道

郭淮字伯濟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

庸淮妻太尉王涉之妹坐凌事當并誅使者

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

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

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

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

與宣帝司馬懿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

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

表特原淮妻

魏書曰王凌字彥雲欲立楚王彪司馬宣帝討之自縛歸罪曰卿以折簡召我當不肯遂折簡者也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
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宣王既與亮對
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
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
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
佐治也 毗字

夏侯玄 太初 既被桎梏時鍾毓為廷尉鍾會
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
人未敢聞命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
不異 其刑之未必以難
故非內表也

其泰初與廣陵陳本 字元 善本與玄在太

母前宴飲本弟騫 字休 行遠徑入至堂戶泰

初 即玄 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亦似本見
其弟不可

高貴鄉公 曹髦字 薨內外誼譁司馬文王 昭

問侍中陳泰 字伯 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

充 親弒魏
帝者 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

曰復見其上未見其下 列本
載豈可使泰復後言
真方正之日也神志凜然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東宮頃似更成進

謂太子近
勝於前也 郊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

聖質如初 謂無
進處 四
最善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
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
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問
相見禮畢酒酣立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
靚曰臣不能吞炭久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
泗百行帝於是斷怒悔而出

吳亡靚入洛山父誕為世祖所殺誓不見
世祖帝叔母也邪王妃靚姊也帝就妃處
見焉

武帝語和嶠曰朕欲先痛罵王武子濟然後
濟之嶠曰武子西夷怒不可屈帝遂召武子

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
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踈親臣不能使親
踈以此愧陛下

晉諸公贊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
又遣婦長廣公主共入乞留山祖恚甚

杜預之荆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預字元少
賤好豪俠不為物所許揚濟字文通既名氏雄
俊不堪不坐而去須臾和長輿嶠來問揚右
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
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
共載歸坐如初

四庫全書負持倨忽
語言七衛安在

與不
同
也
地
死
與
同
也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一至皆在連榻坐時
亦有裴叔則楷羊稚舒琇後至曰杜元凱乃
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杜注謂裴追之羊去數
里在馬既而俱還杜許四貴公子態耳
柯方正

謂杜自獨坐而使客
連榻坐所以羊不平

晉武帝時荀勗字公為中書監和嶠為令故
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後
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
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

山公大兒濤子短著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

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

公

直自媿其勝
耳不足言勝

向雄為河內主簿字茂有公事不及雄而太

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

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救雄復君臣之

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

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

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雄

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

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

河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

武帝從之

謂非雄之罪而太守杖之故憾之深也

謂非雄之罪而太守杖之故憾之深也

齊固為大司馬輔政嵇紹為侍中詣固諮事固設宰會召葛旛董文等共論時宜旛等白固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却不受固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卻耶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

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旛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

字子問

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

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璉士龍雲失色既

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

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

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

字長和

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大

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

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

忱善射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

王大尉衍不與庾子嵩散交庾曰鄉之不置

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鄉自君我我自鄉鄉

我自用法鄉自用鄉法似狎尔非方正也

阮宣子伐社樹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

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則社移矣宣子名脩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

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

死有鬼衣服復有鬼邪振古絕俗得

此兩則皆言阮不信鬼神前謂若因社而樹之則其社亡今因樹而社之則此樹不在社又移而世之矣後謂若言所見之鬼為死人之精神則鬼所著衣亦死人之衣服

之神精邪

元皇帝既登祚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

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

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為儲副周顛王顛王導諸

公並苦爭懇切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

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

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協周王既

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過使就東廂周侯

未悟即却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床

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

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
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
也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
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

不為亂倫之始

亂倫似謂不類耳

諸葛恢明字道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次女適徐

州刺史羊忱兒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恢

兒娶鄧攸女攸子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

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

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及恢亡遂婚裒子石

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遺江

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

爾耳

謂恢亡後遣女能如此也

是經緯記又云死山細碎可觀

周叔治漢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嵩往別叔

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悉之曰斯人乃婦

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周侯顓獨留與飲

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阿奴好自愛護

小字

一歲兄弟厚薄如以少年陵忽大有以以

周伯仁顓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

刁玄亮協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
小損明且報仲智嵩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
下床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
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
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
情逕便出斯人於論好如此

仲智如恚弟之泣別責兄之容
及其言似正亦大不近人情矣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
敦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
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

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為之反側充晏然神
意自若

顧孟著顯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顯
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言伯

棟梁自居
而絕人也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勸柱語柱
自佳語又佳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
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
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
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
之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徃省之周曰近知當

不死罪不足至此

按明帝未即位伯仁已為王敦所殺此說失實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麴仲狼抗剛復王平子何在

咸恐是人名

王澄字平子嘗抗王敦為所害此謂咸言敦未必至此伯仁言其為人如是必有此事如殺王平子可見已

王敦既下住舡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真所說温嘗為東宮率後

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温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温太子何以稱佳温曰鈞深致遠盖非淺識所測然以禮待親可稱為孝

主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

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
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
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
進矣

庚公臨去

亮因避蘇峻也

顧語鍾

雅

後事深以相委

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庚曰今日之事不
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

愧荀林父耳

謂林父終以功贖敗也

斬之甚非相期望也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
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

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鉅陽和布氣

鷹化為雉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情譬甚真直在朝廷之上

羣字敬休匡同峻反故逼羣匡後以宛城降

蘇子高峻事平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

陽孔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

臨崩諸君親升御床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

坦踈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

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

而去諸公亦止

小人語豈職國家大体見厚方正

孔車騎

愉字

與中丞

羣

共行在御道逢匡術

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為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

始得全首領

與前則同而造次幾急語異故知記載雜

梅頤仲真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

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

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

遣人於江口奪之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

曰梅仲真膝明日豈可復屈邪其感激不輕讓自有佳如又云陶誦殊橫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床席蔡公謨字道明先在坐

不悅而去王亦不留

何次道充庾季堅冰二人並為元輔成帝初

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胡義以

外寇方強嗣子冲幼乃立康帝康帝登祚會

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

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

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觀聖明之世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思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

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

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

曰此年少戲廼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
惟園棊見勝

承相雅量以年少不
議小伎自多宜戒

棊品以江與王恬等
為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坦疾篤庾司空冰為會稽省之相問

訊甚至為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

十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

問庾聞廼謝之請其話言

惜不見話
言以下

以却非
周嵩比

相大司馬詣劉尹卧不起相彎彈彈劉松丸

迸碎床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

可聞戰求勝將以温為相甚有恨容如怒如笑
如馨即如此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

少勿為評論伯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瘦二

公周旋

以語可弟深公自道不
可又云很語見謂方正

意

王中郎年少時此之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

之為尚書即有語王者王曰自選江來尚書

即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乃盛
語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

預藍田云汝謂我堪此否文度曰何為不堪

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

云堪何為後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文度
坦之

也 亦取其真耳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既成示庾

道恩義小字叔和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

自不至於此忠其自託諷交

王長史濛求東陽撫軍簡文不用後疾篤臨

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

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此謂撫軍於其臨終方以此命之

劉簡字仲祖宣武別駕後為東曹掾

以剛直見疎嘗聽訊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

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

謝

謝我君言君亦不用听評謂同坐問因語都不白不下意如不著意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

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卿以志

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不可與作緣

此即夫子小人難養近之不遜遠之則怨之意矣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字範小為烏

程令送一舡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

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惡其人卻其物

阮光祿裕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

還諸人相與追之阮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
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劉尹時為會稽乃
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

阮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更无倫理安石
渚會稽地名

王劉與栢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
加栢公頸栢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

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
薄温亦且
不成語

栢公温問栢子野伊小字
叔夏謝安石料莖石必

敗何以不諫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栢
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覺難犯

謝万字不
石安親弟

羅君章含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

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見諸謝皆富貴轟

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

王文度為栢公長史栢為兒求王女王許諮

藍田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

膝上文度因言栢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

度下膝曰惡規度已復癡畏栢温面兵却可

婚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

相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相女遂嫁文度兒

王子敬數歲時嘗者諸門生擣捕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竟是小兒

謝公聞羊綏字仲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取以為主簿

土右軍與謝公詣阮公俗至前語謝故當共

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筆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祚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

謂薄侍大臣固可然殿牌之威之勿擲去以為不可

王恭欲請江盧奴此小字為長史晨往詣

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椀又不與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

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

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

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捷急語耳非方正

張玄與王建武沈先不相識後遇於范豫章

審許范令二人共語張因正坐飲在王熟視

良以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

肯住范是王之舅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

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

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長便

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索手分耳非方正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

字孝則

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

盛集僚屬自圍碁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

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襟賓

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發明

之責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雍字元戴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
陵散曲終曰表孝尼嘗請學此散吾斬剛禾
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
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
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
皆跌蕩不得住言太初无变色
眾人莫不辟易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
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
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
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閒攀欄而吼其聲震
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
色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
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

裴叔則楷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
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貳飲
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

便舉標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
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
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碁馥司
馬行酒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
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
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
故耳

孫權曰譚峻所闇書正合平声又云闇當似
是俗語今人說熟當亦疑闇好諸當上声

劉慶孫典在大傅司馬越府于時人士多為
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問後以其

性儉家富訟太傅令換千萬與其有吝於此
可乘太傅於眾坐中間庾庾時續然已醉憤
隨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
兩娖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
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心借換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邀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
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
欲以分謗王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
王夷甫長裴成公顧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
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

王便鄉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亮或謂王公導

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

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下吾角巾徑還

烏衣何所稍嚴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

簿周旋無為知人机案間事

祖士少約好財阮遥集孚好殺並怕自經營

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

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麈著背後傾身

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祖以見自吹火燭殺因

歎曰未知一生當看幾殺殺神色閑暢於是

勝負始分

勝負本不待以寫得祖上七所置殺人

許侍中粲顧司空和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

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

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廻

轉不得快熟許上床便哈臺大斲丞相顧諸

客以此中亦難得眠趣

語誤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

亮有大兒數歲太尉長子會字會宗雅重之

小字阿恭十九遇害

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嘗隱幔恒
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
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或云見阿恭知
元規非假

褚公哀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

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舡送故

吏數人投錢塘亭住地近海患潮欸錢塘之因以名爾時共

興沈爲縣令未詳沈名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

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

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僧父來寄亭中人

以中川人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遷

問僧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

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

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

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

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郊大傳鑒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

壻丞相語郊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

白郊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

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卧如不聞郊

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羲之因嫁女與

焉

晉人風致者以此故為弟
在古人中真不可无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

早者並得任

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

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

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

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

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仲智狠傲
故无別策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

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和覓虱夷然

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

搏虱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

入語丞相曰邾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舡

西奔亂兵相剝掠射設中拖工應弦而倒舉

舡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

使箸賊衆廼安

謂以前若者賊則亦當應弦而倒矣諺喜其射藝之悅
安之又云當時直受非為苟悅安之矯情見謂雅量孰知

庾小征西

翼

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

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

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
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墜地
意色自若

顏之厚耳非方正

宣武與簡文太宰武陵王共載密令人在輿前
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
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
復有此賢

王劭字敬倫王薈字敬文共詣宣武正值收
更希字始彥家會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
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廼出論者以劭為優

相宣武與郗超議及夷朝臣將謀既定其夜
同宿明晨超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
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
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
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也

古人帶晉以守与後人笑今人則不然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
風起浪涌孫王羲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
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
悅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喧動不
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

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相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
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
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
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
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相選其曠遠
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相自可人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
便欲去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與前送海各得自在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

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
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
地自復坐謝冠憤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
意甚平不覺曠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
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
俱不介意

送一僧何至爭近至以子叔小人語更深恨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
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搃米愈覺有待之

為煩

是道人語

謝安南奉弘道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相

公司馬出西州遇破剛既當遠別遂停三日
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
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
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我輩人也

戴公達字安道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
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

謝悠然知其量

甚善世善哉筆所未及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
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

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只如此本分本分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
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
憑而出不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苻堅遊苑近境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

了其此處

謂及我在位時決之自任吞虜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小奴王僧彌

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珉

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

敢壽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

省乃侵陵上國也

語都无取獨釣碣可用

謝安曾為吳興太守時從之遊故珉云然

王東亭為相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敬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窘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
何等試法
大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荆州有所識作賦是東哲慢戲之流毅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者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甚得休慢戲何足漢贊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雋才與謝益壽混小相

好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見前

齊熙小字乃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

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與王叙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

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還。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一王是孝伯兩弟。

寫得直似可惜，又自如見人情，有以傳有之，穢少不厭。

世說新語卷第四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累。○曹公問裴潛曰：鄉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

此語未有喻者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傳嘏交而嘏終不許
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
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
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
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
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
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閔籛
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
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
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

國名書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
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
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
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構禍
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
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
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
與道合

兵不當廢
何在孫吳

王夷甫父又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
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祐尚書

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還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

致詞

潘陽仲滔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衛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確曰此兒有

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軼

張季鷹論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

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王玄曰志大無量終當

死塢壁間後為塢人所害

塢壁
之禍何
可前知
所害

死塢壁間後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揚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
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
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
忘之以為南郡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
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
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
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復何憂
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
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

自全之道嵩性狠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
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說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
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
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廼所
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抗同異此非
常人所行及觀衰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
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
父子于江彬聞應當含乃敦兄應字安期含
子為敦後王彬字世儒

為江州嘗抗敦敦欲
殺之故云与之云何來密具舡以待之竟不

得來深以為恨

英賢獨見為益後來應不自是可惜可戒
江州未必不以滅親自說不知舒後如何

武昌孟嘉字萬年萬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

太傅哀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

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試自求之褚盼

睩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

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

嘉善酣暢愈多不亂相溫問酒有何好而
脚嗜之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
也嘉答曰漸近自然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長史見之曰

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

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

揚州絕有確然之志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

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歎劉曰卿諸人真

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翼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爰之為代朝廷

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談用相溫劉曰

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

相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

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尅唯劉

丑云伊必能克蜀觀其捕博不必得則不為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而人
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以語別見幾微者也
与刘真長說殺浩同
都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
梁岐又虎視淮陰矣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
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
與共在相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
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
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

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玄聞之其
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
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為名
以語自是

褚期生少時談小字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
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

都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
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
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瑗長子迪字長猷次子
亮字季友後亮竟誅死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暫往

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
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
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軍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
無忌之難置郡于灋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
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
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胤長又為相宣武所
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
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

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
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
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許
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
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
如此任仲堪此舉乃是國之亡徵

賞譽第八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
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

世目李元禮謏謏如勁松下風

謝子微甄見許子將許字子將兄弟曰平與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讐則陳仲舉之匹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公孫度

字叔濟

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鍾士季曰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矣爾時天下無滯才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

裴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觀矛戟見傅蘭碩汪廣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少得
以人

羊公還洛郭弈辭恭為野王令羊至界遣人
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
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
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
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
知名其器

羊長和忱父絲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仕至車
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兼給式亮祐
來哭見長和哀容舉忱山宛若成人乃歎曰從

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

不能移也

妙絕
奉詞

王戎目阮文業武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

有此人

清倫亦
不成語

武元夏陔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
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
風塵外物

王汝南湛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
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
温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
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
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凜然心形俱肅遂
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然乃喟
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
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
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
叔姿形既妙四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

歎其難測非復一事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
系曰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
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止人武帝每見濟
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
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
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
上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

額

時人謂為

談之林藪

張華見褚陶

字季雅

語陸平原曰

君兄弟龍躍

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

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
老成明時之雋父朱來長理物之至德清選
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
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
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裴回懸
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
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
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
五色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幪

行仁義為室字林

道德為貴宅

小兒

季朱蔡州也
顧榮字彥先
諸君以下數語
益疑之

吳中舊姓如
吳長字上
馮字威伯
無復高簡之筆不類此集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
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
誅徃徃與其旨合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
字冲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
婿宏真長祖也洛下錚錚馮惠卿名孫是播

子孫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
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
衛伯玉確為尚書公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
議竒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
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
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
凡識也若死而可作常與之同歸或云王戎
語

煩

郭子玄有雋才能言莊更數嘗稱之每曰

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大雋大

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然盜術皆不終

太傅府有三才劉惠之孫興長才潘陽仲滔太

才裴景聲選清才

林下諸賢各有雋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康
子紹清遠雅正濤子簡踈通高素咸子瞻虛
夷有遠志瞻弟孚亦尖朗多所遺秀子純悒並

令淑有清流戎子之四子緱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唯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琮有發疾世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謂浩瑤者之多

王夷甫語樂令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

王太尉初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

不竭司馬太傅府多之士一時為異而文康

見子嵩數在其中常自稱

太傅東海王越司馬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

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此曰夫學之所益者

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刑

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

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

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表宏作名士

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王安

字甚善有味

庾太尉少為王眉子玄所知庾過江歎王

疵其字下使人志寒暑

謝幼輿鯤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

弘雅劭長董仲道養卓犖有致度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世目王公也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庾中郎留之云諸

人當來尋温元甫幾劉王喬疇裴叔則然俱

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手温元甫之

中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中解中三問

亮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文

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慷慨

王長史滂是庾子躬斯外孫丞相日子躬云

理泓然我已上人弟謂六曰士躬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不成語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不可解

劉琨稱祖車騎越為朗詣曰少為王敦所歎

詩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

王平子邁世有馮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

輒歎息絕倒三

王太將軍與元皇表云舒敦從風槩簡正作

雅人自多於遂亦敦最是臣少所知按中間

夷甫澄見語卿知麴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

真副卿清論麴明親踈無知之者吾嘗以卿

言為意絕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

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

之使過不知使負實或作便疑訛而為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

曰雅流弘器何可得借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相廷尉彛以問周

侯周侯曰可謂卓朗相公曰精神淵第書白

王太將軍稱其兒云其少侯似欲可應也

下今日叔尚朗朗如百間星此評古

工敦為太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

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

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

在當復絕倒傲也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明母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卞

望之峯距

太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當不減阮主

簿

世目周侯疑如斷山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

曰昨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

曰昨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

王丞相語遂使人志疲

王丞相語遂使人志疲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其

坐曰來來此是君坐

丞相治楊州解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

沿此爾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時告過江我

不獨拜公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

其東海子之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

事皆甚相歡賞

世目魏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

亂楊氏作公方示已謝公云朗是六才

劉萬安即道真從下庚公所謂灼然王

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言表表於眾人中即灼然王舉之意

庚公為護軍屬相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相

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庚公曰人所應

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

以語甚不容易不特包單多風刺多

和茂倫廷尉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巾曰

此人不死終為諸侯上客

杜弘治又墓崩哀容不稱庚公顧謂諸客曰

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更文康亮為豐年王維恭為荒年穀

更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為荒年穀更長仁為

豐年王有語

世曰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有人曰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

也揚地別

庚公云逸少國舉故更倪情小為碑文云按

萃國舉

庾稚恭與栢温書稱劉道生校日夕在事

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

推此與君同濟艱大者也

真稚恭懷抱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之

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蕭中郎輪孫承公統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

擬為大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

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謂自桓胤弟載五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蒙清言良久

後荀子問曰蒙子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

貴且疊為來逼人問向客君向客可觀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

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

栢温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見可見猶

世也世之英雄自相羨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

至一時無所後於之猶杜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空函殆知

王司州

胡之字脩齡

與殷中軍語歎云已之府與

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蒲堂林公曰

金玉蒲堂復何為簡選王曰非為簡選直致

言憂自寡耳

言所蘊雖富而言自寡非擇言而出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

應無已必無

不及前語

曹稽孔沉魏顓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

傳于時之桀孫興公目之曰沈為孔家金顓

為魏家王虞為長琳宗謝為弘道伏

謂震代宗長琳謝伏弘道也即此奉之字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

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適上歎林

公器朗神馮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

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踈

簡文月瘦赤玉統小省率治除謝仁祖云瘦

赤玉曾中無宿物

殷中軍道韓太常康伯曰康伯少自標植居

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
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圖與撥皮皆直
行狀俱盡當於
林公謂王右軍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
恨不苦苦謂窮
人以辭窮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道成殊不易
王長史云江思俊博思懷所通不翅儒域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
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

道 道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

王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
起不起以卜江左興亡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

謝大傳為相公司馬相請謝值謝梳頭遽取
衣憤相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
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詐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
郎趙悅子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

是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縉紳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鄉選反違之邪○悅子自化

相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遙集云清暢似達或云

尚自然令上

○即啟解玉可而可稱數

相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相公遙

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

○此一字連其人名如謹如謚更自高簡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

在坐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

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

孫遂沐浴此言

○庾言自佳沐浴何物

王右軍目陳玄伯泰壘坳有正骨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此亦古人所未道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

物復更聽王又曰自是銓釘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

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

其人○稿叔夜琴賦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摠角詣謝奉奉與語大

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
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王領軍洽供養之每與
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
不行因此名遂重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
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
相公語嘉賓劉超阿源殷浩有德有言向遠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迴復其言
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共商略先往名
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臨章清太出

王臨之字仲產
為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費
謝中郎云王脩載著樂託之性出自門風謝
林公云王敬仁脩是超悟人

劉尹先推謝鎮西尚謝雅重劉曰昔嘗北面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胡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郊嘉賓

人問王長史江彪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

復足自生活

謝太傅道安北王坦之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

戶去不復使人思謝以威儀韻度之異一見而尽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不可解亦不足解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不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王脩於此事故欲大馬

謝曰亦名士之高採者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約為朗我家亦以為傲

謝公云長史語其不多可謂有令音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

日忘疲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濟和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此五字

謝公云長史語其不多可謂有令音

謝鎮西道敬仁文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蘊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

謝公云長史語其不多可謂有令音

言如茗之枝柯小實
非外博而中虛也

大道之極
昏二默二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不諳堪是何
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

子世胄堪字為
石勒所害

圖作文不知未歷
吾爭謝公似不雨

阮千里瞻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
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婿

阮潘既是表兄公
又同是許婿

謝太傅重鄧僕射此小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

無兒誅評如此
千古如生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栖託好佳王洽

其四姓舊日云張又朱武陸忠顯厚

謝公語王孝伯居豕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謝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

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

逾平日簡文雖藜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

膝共叉手語達干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

未易多有許

殷允字子思出西郊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

朋託好足下勿以閑錄來之世目袁為開美

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此語疑勸袁勿
友殷自襲其美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端何足乃重答曰
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大不能已

玄必有別事無安不與真長故發此語不特
曰是唯不見之爾見子敬尚重之況見真
長不說真長貌乎子敬晉語高妙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

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歛膝容之王神

意閑暢謝公傾日還謂劉夫人曰向見河

王字又護故自未易有雖不相關正自使人
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

其身最得身正自調暢

謝謂身本不蕭灑以其言已得其當故
懷自暢爾似戲辭江左諸人措辭多如此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

其復悖悖竟文

范豫章謂王荊州鄉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

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酒則酣暢

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才弱詣京師雖遠方殊

類亦邊人之桀也聞皇京才欽羨彌至猶

在渚住司馬著作往詣之善容鄙陋無可觀
聽天錫心甚悔來以選外可以自固王彌飛
有雋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既至天錫見其
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
詣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忱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
遂致疑隙然每至與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
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
自之云王大故自濯濯言因物象如此
司馬太傅為二王且曰孝伯亭亭直上名流

羅羅清疎

羅二 證伴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叙說而讀書少頗有重
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為煩正是 刺譏
殷仲堪喪後相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
以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

泉

舌許 痛事

世說之作正在識鑒品藻兩種 耳余備門類不得不有亦不盡然

世說新語卷第四

皇朝文獻通考

文政

